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儒家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二—卷六六		清・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纂
卷五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周子		二五一—一	
卷五三 道統二 程子 張子 邵子		二五一—三四	
卷五四 道統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 羅氏門人 胡氏門人		二五一—七一	
卷五五 道統四 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著書		二五一—八六	
卷五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二五一—九八	
卷五七 道統六 訓門人		二五一—一九	
卷五八		二五一—四六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卷五九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呂伯恭 陳君舉 陳同父		二五一—一六七	
卷六〇 諸子三 陸氏		二五一—一九三	
卷六一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唐 五代		二五一—二一五	
卷六二 歷代二 宋		二五一—二四〇	
卷六三 治道一 總論 王伯 封建 論官 用人		二五一—二七三	
卷六四 治道二 財賦 賑恤 學校貢舉 論兵 論刑 諫諍 禎異		二五一—二九四	
卷六五		二五一—三一三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 卷六六 賦 詞 琴操 古詩 律詩 絕句 詩 餘 贊 箴 銘 御定小學集註 卷首 卷一 內篇 立教第一 卷二 內篇 明倫第二 卷三 內篇 敬身第三 卷四 內篇 稽古第四 卷五 外篇 嘉言第五 卷六 外篇 善行第六	卷一—卷六	二五一—三三二 二五一—三七九 二五一—三八四 二五一—三八九 二五一—四〇六 二五一—四一三 二五一—四二四 二五一—四四七	明・陳選集註

書

名

卷

次

頁

次

作

者

欽定執中成憲

卷首

卷一

唐帝堯 虞帝舜 夏王禹 商王湯 商王太甲 商王盤庚 商王武丁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周穆王 漢高祖皇帝 漢太宗孝文皇帝

卷二

漢孝景皇帝 漢世宗孝武皇帝 漢中宗孝宣皇帝 漢世祖光武皇帝 漢顯宗孝明皇帝 漢肅宗孝章皇帝 漢孝和皇帝 晉世祖武皇帝 南齊世祖武皇帝 梁高祖武皇帝 魏太宗明元皇帝 魏高祖孝文皇帝 魏世宗宣武皇帝 唐高祖皇帝 唐太宗皇帝

卷三

唐太宗皇帝 唐德宗皇帝 唐憲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後周世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 宋太宗皇帝 宋真宗皇帝 宋仁宗皇帝 宋神宗皇帝 宋

卷一—卷八

二五一—四六九
二五一—四七四

二五一—四八九

二五一—五〇四

清·雍正十三年世宗
憲皇帝欽定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高宗皇帝 宋孝宗皇帝 宋理宗皇帝 金世宗皇帝 金章宗皇帝 元太祖皇帝 元憲宗皇帝 元世祖皇帝 元仁宗皇帝 卷四 明太祖高皇帝 明成祖文皇帝 明仁宗 昭皇帝 明宣宗章皇帝 明憲宗章皇帝 明孝宗敬皇帝 卷五 唐虞 商 周 卷六 漢 三國 卷七 晉 南北朝 隋唐 宋 卷八 宋 金 元 明 日知薈說 卷首 卷一	卷一—卷四	二五一—五二六 二五一—五三一 二五一—五四六 二五一—五六二 二五一—五七八 二五一—五九五 二五一—五九七	清·乾隆帝編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七十九則 卷二 六十則 卷三 五十七則 卷四 六十四則		二五一—六一五 二五一—六二九 二五一—六四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二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

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

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

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

諸子不能無過差也

以上語
類二條

恭唯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

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

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

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

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冀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

邵州州學漢溪先生祠記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互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

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馬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

請余隱之尊孟

辨

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閒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愚學者未嘗虛

心靜慮優柔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已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

叔耕○以上文集四條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

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

以下論孔子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將遂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

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

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

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

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

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

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

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

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

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据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

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

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

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

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

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

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

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

以上語類

條四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凡人為

學亦須先於性情上著工夫非獨於性情上著工夫

行步坐立亦當著工夫

以下論顏曾思孟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棱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六

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

邵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

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七

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

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八

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已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

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

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九

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以上語類十一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

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答張元德

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

答周
舜弼

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

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
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
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
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書劉子
澄所編

曾子
後

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
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

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之為耶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

仁者易辭之過也

荅王
子合

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

我得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

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

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豪髮私心也非知其所

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讀余隱之
尊孟辯

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

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

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

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

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為行未成者與曰孟子以時

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

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荅吳
伯豐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荅張敬
夫〇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上文集
七條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

來想大故長進

以下論孔
門弟子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

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

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

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

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

是他那本來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

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以上語類三條

易資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為也

答連嵩卿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答楊子順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

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

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語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減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以上文集三條

周子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十四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

兩程子也

以上語
類四條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

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茂每一遷授輒

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

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

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

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

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

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十五

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污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

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
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
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
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
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
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
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
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六

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
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
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習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

濂溪先生

事實
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
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
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

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
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
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
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
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
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
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
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二

七

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
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
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盖自周衰
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
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
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
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
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